

清太宗與三國演義

李 光 濤

清太宗當初之立國，與其所以得中國之故，據吾所知，其最大原因，莫如得力於三國演義一書。此書本稗官家言，穿鑿附會，不可據爲典要，然居關外之金國則因尊崇劉、關、張故事，至於奉此一書，以爲開國方略之用。傳之兩世，前之奴兒哈赤，後之皇太極，不曰愛讀之，即曰喜閱之，此外猶有「深明三國志傳」之記事。凡此，據羅氏史料叢刊所錄天聰年奏疏關於金汗讀書之記載，於金史，則云非緊要有益之書，於通鑑等書，則謂爲迂儒之談。此種情節，據其自己之解釋，「我原是金人」，「南朝邊臣見我如昆蟲」〔朝鮮仁祖實錄卷十七葉五十三〕。其於大明，則望之如在天上〔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六葉〕。即其搶掠爲生，亦不過同於水滸傳之打劫，而其搶得財物，必須八家公分情節，又與忠義堂平分金銀之事無異。因奴兒哈赤亦嘗愛讀水滸傳，既曰愛之，自然亦有影響也。水滸傳不在本文討論之內，茲故從略，但論涉及三國演義者。考奴兒哈赤倡亂之初，其所據之建州衛，不過中國內地一州縣，而其自稱後金國汗，〔又嘗有建州王建州國汗以及移金天命皇帝種種之稱〕實際亦只如雲貴等處之土司，然而遼事卒不可平者，則當時處置之策有異也。是以其子皇太極繼號金汗時期，於此最爲明瞭，如曰「堂堂天朝無久弱之理」。又云「強弱無不翻之局」。又常恐崇禎之後，「換一好人」，於彼更將不利，於是懇切乞款，至於願聽明朝區處。即「請封王位」一事，亦只係援蒙古俺答封王之舊例，和得些歲賞而已。且封王之請，據天聰六年實錄稿之記載，則尙有可以降等之意，如曰：「汗縱欲爲三公九卿，將來何以傳之史冊乎？」據此，則三公九卿，彼亦可爲之，所不欲者，即龍虎將軍之稱耳。獨是其時之啓禎二帝，於釀亂東江之毛文龍，則歲費百萬，爵以遼東伯，

於金人，則有「片紙隻字不准接遞」之嚴旨，此俱不平之事也。因之金國汗愈憤愈強，搶掠不已，至有「只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罷不能耳」之言。同時，又有金國之漢人，因金國汗深明三國演義一書，於是羣然以此小說之事教之，如「漢高」，如「昭烈」，如「劉關張」，如「弟飛」，如「孔明」，如「周瑜」，諸如此類，皆金人所常好稱述，而又較爲有趣之事。當初金人立國之規模，以及後來之所以得中國，大抵皆此小說一書，有以啓之也。又按金人平時之行事，輒以「揣摩」爲言，如彼揣摩劉、關、張，則欲與祖大壽爲異姓之盟。又如揣摩周瑜用計愚蔣幹，以殺曹軍蔡張二都督，於是彼亦從而學之，行間於明帝，以殺袁崇煥。凡此，皆金汗生平最得意之事也。及崇禎十七年，清人又嘗致書勾結李自成，「併取中原」〔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九葉〕。未幾，因吳三桂之開關請兵，於是清人乃得長驅入關，以亡明朝矣。而清人入關之日，乃大言不慚，曰「除暴救民」。後來康熙遺詔猶記此期之事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然觀於勾結流賊之書，足證此言之妄。以上所舉大概，皆與清人開國之歷史有關，因略論焉。清太宗與三國演義之關係，分述如下。

一 金國汗行間始末

明崇禎二年己巳，金國汗〔此其自稱，後稱太宗〕逼京師，金用反間計，假手崇禎帝，殺袁崇煥，據各書著錄，當時金國汗頗以行間爲得意。卽如天聰實錄稿殘葉記事曰：「汗聰明睿智，舉動暗與古合。」又有批評明朝之言曰：「主暗臣奸，是我們造化」。其實所謂「暗與古合者」，卽指三國演義而言。考之後文「皇上深明三國志傳」，及「且汗嘗閱三國志傳」等語，可以爲證。故金國汗行間之事，言之亦極有趣，茲爲述之於後。明史袁崇煥傳：

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輕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

又王氏東華錄天聰三年記太宗行間之事，比明史爲詳。

十一月辛丑，大兵徧北京，上屯南海子。先是，獲明太監二人，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太監佯臥竊聽，悉記其言，庚戌，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

考崇禎長編二年十二月甲子條：

大清兵駐南海子，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爲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

今先一言三國演義行間記事，明弘治本演義卷九「羣英會周瑜智蔣幹」，此段大概，略謂蔣幹因承曹操命，渡江至東吳，欲說周瑜投降，結果反爲周瑜所愚，假手曹操，殺水軍蔡張二都督，致有赤壁之敗。故其行間之事，比之金人行間，詳略雖有不同，然如所云；「瑜喝低聲，蔣幹竊聽」，及「蔣幹潛自出門」等語，對照金人「故做耳語，太監假寐偷聽」，並「縱太監歸」等情節，彼此實相似也。

金國汗必欲甘心袁崇煥者，其原因不外以崇煥忠於明朝，又爲金人勁敵。明史袁崇煥傳云：「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其明證也。又崇煥曾擊斃奴兒哈赤，見朝鮮譯官韓瑗留寧遠記事。以此袁崇煥最爲金國汗所忌，不幸明帝中間，竟誤殺袁崇煥，崇煥既死，自是明朝無人，而明亡矣。

二 金國汗深明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一書，據沈濤交翠軒筆記，謂係明人所作：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覺翁已有「滿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演義亦明人作，然東坡集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涂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泉，受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嘔噀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

此記內以玄德爲君子之說，大抵流俗輩，凡讀三國演義者，皆有此分別。而金人更因耳濡目染之深，至以此小說之事入奏。檢明清史料甲編葉五三許世昌奏本曰：

邇者繪音下頒，博搜卓異，誠先主三顧之心，漢高築壇之念也。（註一）

此稱玄德爲先主，後文又稱張飛爲弟飛，凡此口氣，皆極熟之稱也。故金國汗平時討論今古之事，並往來書札之言，亦以此小說中之人物爲典故。據天聰七年實錄稿記金國汗欲與孔有德行抱見禮，其下聞之不懌，於是金國汗卽舉張飛爲例曰：

張飛尊上而凌下，關羽傲上而愛下，以恩遇之，不亦善乎？

此所引張飛之事，三國志亦有之，不過金國汗未嘗知史籍，此又當時之事實，見後文王文奎奏本。因此金國汗稱述古人，率皆以演義爲言，明清史料丙編第八葉載金國汗致大明國衆臣宰書之言曰：

若爾誠國家大臣，則如古時張良、陳平、諸葛、周瑜，文武雙全，出能領兵見陣，入能治國安民，所言必是矣，今則不然。

張良陳平，亦三國演義中所屢見稱述之人，故金國汗亦常常言之。至於金國汗所最好稱述而又最爲有趣者，卽劉、關、張三人並稱，且以結盟爲言。如明清史料丙編葉五十七載崇德三年十月初十日致祖大將軍書：

且朕之夢寐，亦時與將軍相會，未識將軍頗見與否耳？昔劉關張三人異姓，自立盟之後，始終不渝，名垂萬禩，到今稱焉。將軍其見斯而速答之。

案：小說中桃園結義之事，本不可訓，而金人重之乃如此。又案：崇德三年卽金國汗自稱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之三年，祖大將軍卽明朝總兵祖大壽。時大壽駐關外中左所，明朝倚之爲長城，彼欲與大壽爲異姓之盟，用意何在，不難知之。至稱述劉、關、張桃園故事，而云：「名垂萬禩，到今稱焉」。則金國汗之尊崇劉、關、張，以及愛讀此小說，益爲瞭然矣。然金國汗必以此小說爲言，而不言史籍者，則因金國無書也。無書之事，據朝鮮仁祖實錄卷十九葉六十一記金國汗

來書曰：

聞貴國有金元所譯書詩等經及四書，敬求一覽，惟冀慨然。

又同卷葉六十二朝鮮國王答書曰：

見索詩書四書等書籍，此意甚善，深嘉貴國尊信聖賢慕悅禮義之盛意。第國中所有只是天下通行印本，而金元所譯，則曾未得見。茲未能奉副，無任愧歉。

此爲崇禎元年十二月事，至是金國汗始知求四書等書，且又求之而未得，則金國之無書可知。其後崇禎二年十月甲戌朝鮮國王又因金國汗之求，於是有贈書之事，據仁祖實錄卷二十葉三八：

金汗求書冊，以春秋、周易、禮記、通鑑、史略等書賜之。此所賜之書，即朝鮮所云天下通行印本也。因之金人王文奎有請講解翻寫之奏，據羅氏史料叢刊載天聰六年九月王氏奏云：

且汗嘗喜閱三國志傳，臣謂此一隅之見，偏而不全。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載在四書，顯明者詳諸史籍，宜於八固山讀書之筆帖式內，選一、二伶俐通文者，更於秀才內，選一、二老成明察者，講解翻寫，日進四書兩段，通鑑一章。……汗毋曰：此難能也，而自畏自畫。更勿曰：迺公從馬上得之，烏用此迂儒之談，而付之一哂。

天聰六年即崇禎七年，至是始請講解翻寫通鑑等書，去崇禎二年贈書之時，又五年之久。且於講解史籍通鑑之書，則又曰「難能」，而付之一哂。不特此也，其最注意者，即「史籍」二字，因此二字，可以證實金國汗不知史籍之事也；至如偏而不全之三國志傳，則又嘗喜閱之，可見金國汗對於三國演義所感之興趣，必非泛泛也。據天聰六年九月胡貢明奏：

皇上深明三國志傳，臣竊一言之，漢昭烈得一孔明，則曰：「我之得孔明，猶魚之得水。」適魏兵臨，張飛即曰：「今有兵來，何不使水？」彼時昭烈若少惑飛言，不以軍法服之，何能首建破魏之功？設以皇上身處其地，能不以弟飛之言自惑乎？臣謂必不能也。及其敗當陽，走夏口，當此顛沛流離，孔明因感昭烈三顧之典，信任之誠，死活相顧，輕身吳國，舌戰

羣儒，激孫權，說周瑜，遂成赤壁之功，以立鼎足之基。彼時孔明兄瑾在吳，又值吳國強大，昭烈身處窮促，倘疑而不許之，如何能成此大功？設以皇上身處其地，果能信而許之往乎？臣謂又不能也。〔羅氏史料叢刊〕王文奎奏本則曰「汗嘗喜閱三國志傳」。此奏首句又曰「皇上深明三國志傳」。三國志傳卽三國演義，此言極可注意。其時金國汗且嘗以此誇示於朝鮮，天聰實錄稿殘葉致朝鮮國王書有曰；

王勿謂我不知書，然小傳未嘗不讀。
此云不知書，據前文之賜書可知。又據清朝全史上册卷二葉一四載：

最可笑者，前國王書中，有「灣上北民」等語，彼〔金國汗〕讀之，不能通。向朝鮮使者曰：「灣上等語指何處？」使者曰：「本國以鴨綠江爲灣，灣上乃鎮江開市也，北民稱北道之人。」彼始得解。則金國當時之疏於文字，於此可見矣。

至所謂小傳，據天聰六年實錄稿嘗有三國志傳萬寶全書之記載，且命大海繙譯之。再據清朝全史上册卷一葉八二亦有曰：

太祖對於漢人情形，多自撫順市上得之，萬歷十一年，彼喪其父祖，多寄生活於此，因是而聞見益廣，交結四方之士。幼時愛讀三國演義又愛水滸傳，此因交識漢人，而得其賜也。

太祖卽奴兒哈赤，明稿內謂之奴賊，又曰老奴。老奴亦愛讀三國演義，又愛讀水滸傳，且云得漢人之賜，其後奴兒哈赤自稱建州王，殺害明人無數，卽因此而起，不可不知。又按金人於小傳，既皆如此愛讀之，因之金國有說書之人，據順治失年刑部殘題本有曰：

石漢供稱……我於太宗皇帝陛下說書六年，管匠役十二年，管毛皮二年，初定烏全超哈莊頭，又管三年，又管晒鹽六年。

此說書之事，自與學士之講書不同，而莊頭石漢，亦似非當初書房相公之比，再證以前文關於怕讀史籍等書之記事，則石漢所說之書，或卽三國志傳之類也。

三 金國章奏中之三國演義

金國汗深明三國演義之事，既如上述，於是金國之漢人進陳取明之策者，亦多以三國演義爲言。不過漢人所讀之書，比金國汗之僅讀小傳，則略有不同，故漢人陳言之奏，間有一、二附以正史之說，此則由於漢人行文習慣使然，不可不有分別也。至如奏本中所舉之人，所言之事，則又不外演義中所常稱述者。因不如此，則金國汗必又曰「難能」，而付之一哂也。附以正史之說，先舉例於左：

漢高祖得一陳平，與黃金四萬金使用，而不問其出入，卒成間楚之功。一得韓信，委以傾國之兵，全不御制，不五年，而即定興劉之業。（羅氏史料叢刊奏疏卷上葉十二）

此所言黃金四萬金，據史記陳平傳，作黃金四萬斤。此條記事，三國演義卷二亦述之，即李儒告董卓之言。至韓信之事，又人人皆知之。而所謂興劉者，據三國演義，即三載亡秦，五年滅楚也。爲此說者，用意在進取中國，如同本又云：

先汗果斷剛決……不十數年，而便收遼業。第多疑過殺，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遼土限之耳。

先汗指奴兒哈赤，奴兒哈赤因多疑好殺，故爲遼土一隅所限，不能再計進取，於是忠於金國之漢人胡貢明有收拾人心之奏，此天聰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也。然考此類收拾人心之言，遠在天聰二年八月即有失名奏疏舉晉羊祜德義爲用之例，曰：

昔羊祜守晉，與陸抗對境，孚以信義，聽民往來則云：「吳民即我民也，何禁爲之。」及陸抗臥病，索藥於羊公，得而輒服，左右止之，陸抗笑曰：「豈有酖人之羊叔子哉？」久後陸君告捐，而吳卒爲晉有。由此觀之，德義之爲用妙矣哉。實今日對症之聖藥，要非腐儒之迂談也。（明清史料甲編葉五）

此條所舉羊祜之事，即晉都督羊祜鎮襄陽拒吳鎮東將軍陸抗於江口之時。據演義卷二十四，司馬炎乘破蜀之勢，獨排衆議，以羊祜爲都督，欲併吳以成一統。按是時晉人國富兵強，戰守皆有餘，惟是羊祜之於吳，務欲以術取之，故以小仁小信愚陸抗，而遂其一舉滅吳之計。金人以此陳之金國汗，又動以「德義妙用」之

言，據吾所知，當時金國汗必以德義爲不妙，且恐謂爲腐儒之迂談。因天聰二年事局未定〔明清史料甲編葉五〕之金國，存亡且有不可保之勢，乃欲擬之晉羊祜，可云比之不倫。不倫事實，據天聰七年實錄稿致朝鮮國王書，猶可以看出當初大概情形。書曰：『我朝與蒙古，惟以搶掠爲生。』本文所引天聰六、七兩年實錄稿，其內容如改皇朝爲明朝，謹奏皇帝爲致明朝皇帝書，金國汗爲滿洲國皇帝，番書爲滿洲國書，以及改老寨爲興京。諸如此類甚多，皆最樸實之言。故於「搶掠爲生」記事，亦最爲可信。例如實錄稿又有曰：

我兵近邊，將近京屯堡，盡行焚毀，殺有人民，戮力功戰，何所不成？邊內有城，可取則取之，難取者，則殺其人民，焚其廬舍，屠掠而行。徧閱邊城，乘瑕而入，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凡此殺人屠掠之事，檔案中所見者，不勝枚舉。凡此行爲，則金國汗之原無遠略，又最明瞭。如天聰六年四月寧完我謹陳兵機奏本曰：

臣等已知汗無意於京師，今故略而不言。此時急着，惟在山海，若從獨石、口入，距山海不滿五六百里，若從密、雲、薊鎮而入，其道更進。〔羅氏史料叢刊〕此云無意於京師，似屬實情，故曰惟在山海。觀之歷次進關，旋入旋出，皆因爭山海而不得，如崇禎二年己巳之役，兵逼京師，但搶掠而去，未敢南下，卽其明證。於是金人乃舉演義中之魏武爲言，如天聰六年正月張弘謨等乘時進取奏本曰：

昔魏武之破漢中，蜀人一日數驚，雖斬之而不能定，乃收兵還許，併漢中俱棄於蜀。晉武乘破竹之勢，獨排衆議，一舉而下江南，遂成一統。〔羅氏史料叢刊〕奏內魏武破漢中之事，據演義卷十四，卽「曹操漢中破張魯」。漢中又稱東川，當時蜀中情形，據同卷葉十四有云：『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但有』

風吹草動，老幼不安。

時司馬懿進言曹操曰：

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勢必瓦解矣。……曹操嘆曰：人

若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也！……遂按兵不動。

未幾，班師回許都，漢中遂爲蜀所得。又考晉武下江南，即司馬炎取東吳之事，見演義卷二十四「王濬計取石頭城」。張弘謨等之爲此奏，其意蓋欲金國汗決計取中國也。

又三國演義中稱述漢高祖之事，各卷多有之，故金人奏章中引漢高之事亦最多，如天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胡貢明奏曰：

要做大事，必如漢高祖之作爲而後可。……皇上五、六年來，不能擴充汗之業，臣是律之，皇上必曰：「我原是金人，如何把漢高祖來比我？」殊不知漢高祖但能如是做事，所以成了一個漢高祖，皇上誠能奮起剛毅之精神，拿出果決之手段，如其用人，如其養民，如其立法，如其收拾人心，有何大事之不成乎？只要能成其事，即今日之漢高祖也。故要成大事，必用如漢高這般做事。〔羅氏史料叢刊〕

此奏所云「如何把漢高來比我」，即前文寧完我奏中「臣等已知汗無意於京師」之意。是知金國汗初未有取明朝之念也。其後因漢人輩羣然以進取爲言，不進不止，天聰六年八月王文奎奏本言漢高之事曰：

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昔董公三老說漢高祖以爲義帝發喪，而天下景從。……皇上臨御以來，寬仁大度，推心置人，然未遠達也。且出兵之際，人皆習慣，俱欣然相語曰：「去搶西邊」。漢人聞我動兵，亦曰：「來搶我矣」。夫搶之一字，豈可以爲名哉？是宜亟爲籌算，而籌之正其時也。

〔羅氏史料叢刊〕

此爲正名而言，實則搶之一字，猶後此數年，始改搶掠爲伐明，檢崇德元年實錄稿可知。又金國汗不但不敢比漢高，即昭烈亦不敢自擬，據天聰六年九月胡貢明奏曰：

況此豪傑，世固有得，然亦不可多得，漢高祖止得三傑，漢昭烈止得孔明，

而已。然要做高祖昭烈之事業，必要得三傑孔明之人才而後可，今當皇上之時，其爲三傑者誰耶？其爲孔明者又誰耶？臣以三傑孔明爲言，皇上必曰：「這樣好人，如何可得？必謂臣言妄也。」臣不患世無三傑孔明之人，惟患世無用三傑之主耳。

前面所引許世昌奏本，嘗以「先主漢高」並稱，此奏於「漢高昭烈」，則更連成一片，凡此之類，又皆金人研究三國演義之證。又奏內所稱三傑，即演義中常稱述之留侯張良、鄼侯蕭何、與同登壇拜將之韓信。至於所謂「三傑孔明」，這樣好人，如何可得？」等語，更可看出當初金國汗，不惟不敢自比漢高，即偏安一隅之昭烈，亦不敢望。此種心理，觀天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參將富完我「帝王將相，本來無種」奏本，可以證明，奏曰：

古語云：「帝王將相，本來無種，有志者事竟成。」又有云：「兵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試考古史，沛公連敗七十餘陣，何爲而卒成帝業？項羽橫行天下，何爲而竟限烏江？袁紹擁河北之衆，何爲而一敗塗地？玄德屢遭困窮，何爲而終霸一方？此無他故，總之，能用謀與不能用謀，能乘機與不能乘機而已。

此奏「帝王將相，本來無種。」等語，即爲解釋前文所記「原我是金人」之意。凡此解釋，不過欲使金國汗勿因「我原是金人」之故，自畏自畫，而不敢爲王事籌算也。同時又並論沛公玄德之事，此蓋專爲證明「有志者事竟成」而言，猶曰「後來之所謂漢高與昭烈，殆即當初之沛公與玄德耳。」故於玄德之終霸一方，有不勝其期望之意。據此，則金國之局面，可由此想像。又如羅氏史料叢刊奏中葉三十五記事，述大明地大財富，似有望洋興嘆口氣。如：

他家天下二百年，他家疆域橫亘萬里，他家財賦不可計數。
他家即大明，此皆乞兒之言也。據明清史料甲編葉四九天聰二年八月奏本記乞兒之狀曰：

臣又見我國有等貧窮官員，餓莩其色，懸鶉其衣，路人見之，作踐凌轢，罵罵榜笞，同於乞丐，彼何用此官爵爲耶？

貧窮如此？故搶掠大明，括民財，又括民衣，至於路人榜笞官員，同於乞丐，

則金國官爵，亦可想見矣。又同書葉四三都督毛文龍致金國汗書，其言金國人，則曰：

不成才的光棍，沒形影的花子。

玄德之終霸一方，無此景象也。而甯完我乃欲以此教之，無論金汗不敢望，即金汗亦無此心也。且金國汗固嘗奏之明帝曰：

小國看邊，素來忠順。

其爲此言，頗有忠順不敢不勉之意，似望明帝予以自新之路。據天聰六年實錄稿「請封王位」之奏，以及遜順其辭「請印」之書，可知忠順之言是實。金國汗之所以如此者，實有所迫而爲之，因金國之衆，有非散即逃之憂。如天聰六年八月王文奎條陳時事奏：

降夷之衆，狼子野心，殺之不可，養之不服，臣謂不若效孔明之擒縱，反足以播恩威耳。〔羅氏史料叢刊〕

此云降夷不服，即指烏合之衆而言，亦即天聰元年實錄稿內非散即逃之夷。且此類欲逃之事，不但降夷如此，自中本部亦有之：

先是副將阿山，率其弟噶賴子塞赫，及其弟阿達海之子查塔莫洛渾，奔明寧遠。上遣人往追，收禁阿山阿達海妻孥。阿山等至明界，先遣人告臺軍，臺軍殺之，阿山等懼，奔回請罪，命宥阿山罪，還其妻孥家產，仍復舊職。阿山首告雅蓀，曾謀同逃，以未得便，故止，讞得實，誅雅蓀。雅蓀出微賤，因葉赫兵臨兀札魯城，有大功，太祖擢爲大臣，寵任獨優，嘗以殉葬自矢。及太祖崩，不殉葬，且輕慢喪禮，至是復欲逃，故殺之。

〔王氏東華錄天聰三年八月戊辰〕

親信大臣，亦謀倡逃，則降夷烏合之衆，自更不足恃，王文奎請效孔明之擒縱，蓋有不得不然之勢。而金國汗之決心乞款，此尤爲最大原因。決心乞款，亦舉例於後，羅氏史料叢刊奏疏卷七葉三十二記討論講和之事曰：

今欲講和……惟當遵舊制，正名分，遜詞禮讓，修一表文，先述北關兵燹之情，後謝連年用兵之過，其和之格局，……聽其區處。夫如是，庶可收講和之效。

乞款之請，至於願聽明朝區處，懇切如此，可見金國汗之決心。又記天聰實錄稿六年十月初十日金國汗更有一本進奏明帝曰：

小國之人，若和好果成，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

此本起首，有「謹奏皇帝」四字。即此一言，便能明瞭當初金國汗其不敢以漢高昭烈之事自比者，固係實情。所不解者，彼喪心病狂之漢人，必欲教金國汗學漢高學昭烈，至於教之不已，不學不止，如天聰六年十月劉學成又言孔明碑文之奏曰：

臣聞得萬歷三十四年丙午年間，黃河大金金陵口，出一石碑，係諸葛孔明後驗碑，文有云：「中原華夷大金根，瑞草芝葉又逢春，癸水又遇丙丁火，寅卯年間至此河。」臣因此占卜我國天命得在何年？識語斷說在子丑年間。臣想明年到子丑還有三年，乘此時且與漢朝議和，權且罷兵，休息生民。倘漢朝依允便好，如其不從，統兵河西，索賞、案戰、鬪將、鬪兵，不必捉拿一人，貪圖子女玉帛。再不必千里行師，勤兵於遠，只專修德行仁，全盡天地包荒之量。到子丑年間，仍再興兵征討。那時天命既至，人心自歸，欲成王業，如反掌矣。

又七年七月十一日奏曰：

臣舊年爲與漢朝議和，曾奏請稍待天命至，人心自歸。今年漢朝官兵，果然航海多歸，是人心悅，即天意得，足見我國天命將至。意者到丙子丁丑年間，必成大業，可符應孔明碑記後驗矣。

以上兩奏本，俱見羅氏史料叢刊。奏內所謂航海官兵者，即孔有德耿仲明等數百艘之叛徒也。又所謂子丑年者，即崇禎九年丙子十年丁丑也。碑文之言，金國汗果信之否？第吾人所知者，崇禎九年「丙子虜變」固有之。是年五月，金國改清國，自稱崇德元年，虜變之事，王氏東華錄亦言之。

合以上所舉各奏本觀之，三國演義中國之書也，以三國演義教金人者，又中國之人也，於是金人乃得因此中國書中國人，以亡中國矣。（註二）曾記天聰六年實錄稿有曰：

我國本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

所謂揣摩者，當即指揣摩三國演義而言。又按此書，不僅所謂大清開國方略，得力於此，即至後來嘉慶時，猶有奉此三國演義一書，以爲兵法之用者：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事，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四年，演義告竣，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才可造，須略識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陳康祺燕下鄉勝錄卷十〕

海超勇公即海蘭察，爲乾隆朝名將之冠，見源聖武記及陳康祺燕下鄉勝錄。海氏目不識書，自言得力於繹本三國演義，故所向有功，動合兵法。據此，則是此三國演義一書，固與有清一代之開國典謨有關也。又按，順治年間繙譯之書，更有玉匣記一種，亦可以類記之：

章皇帝初親大政，一日，有中涓奉二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繙譯以進。乃玉匣記元帝化書也。〔王倬霞舉堂集〕

玉匣記亦繙譯以進，則似不習漢書矣？順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太僕寺主簿高桂有敬陳愚悃請習漢書漢語一疏云：

臣固願皇上讀漢書習漢語，慎選詞臣之有學有行者，置諸左右。將歷代之帝王用人行政，以及學庸語孟諸漢書，無不再四開陳。我皇上加以遜志時敏，念與終始之功，其於漢文漢字，無不豁然於心目。

硃批云：勉而日三題，發憤剛一立暇略工命，早聞。去卿。文屬代士

滿書漢書，同爲一理，這所奏好生可惡，而且無益，著嚴飭。該部知道。〔明清史料丙編葉三七〕，未幾萬。市讀演義錄，公鑒採關頭，可則

以習漢書漢語爲無益，且曰可惡，則順治帝當時熟解漢文漢字與否，可以勿論。然如硃批內所云之滿書，就前項繙譯書冊觀之，不外即指繹本三國演義之類。而此三國演義其時必最盛行於當世，即如漢人輩，且爲逢迎朝廷計，至以此小說爲著書參考之用。如江西坊本中有唐詩三百首注疏者，於杜牧詩「春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下，引三國演義諸葛祭風事，見沈濤交翠軒筆記。又康熙中，

何杞瞻作札，有生瑜生亮語，見袁枚詩話。又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奏本有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見梁章鉅歸田瑣記。至雍正朝章奏中有引用三國演義者，則輒遭斥責。

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憲宗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七〕此因居中國百年之久，漢化已深，故數典忘祖，又以小說入奏爲鄙陋矣。

四 清人尊崇關羽

三國演義中之關羽，其給與清人之印象，更遠在讀演義之前，如遼東撫順關市口鑽刀說誓之野人女真，先拜關聖像，即確證也。彼奴兒哈赤之愛讀三國演義，或即因拜關聖而起。（註三）故清人祀之敬之，比當時漢人尤甚。又內閣大庫檔案，順治三年五月初三日太常寺題本中嘗稱關帝爲：「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並於每年五月十三日，遣禮部堂上官恪恭行禮。五月十三日，俗傳爲關帝生日，故是日祀之。（註四）錢泳履園叢話卷二，關侯廟祀，始於唐貞元十八年，（註五）爲玉泉伽藍，有董偁爲記。褚稼軒堅瓠集冊十七卷一，洪武初，立廟於南京。

南京十廟將成，尅期祭告矣，高皇夢一人赭面綠衣，手持巨刀，跪謁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陛下立廟，何獨遺臣？」上曰：「卿於國無功，故不及。」神曰：「陛下鄱陽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爲助，何謂無功？」上乃頷之。神去，明早，命工部別立一廟於旁，限三日而成。

萬曆末封帝：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曆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啓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緇黃，喧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內言之。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張爾岐蒿庵閒話卷一）

封帝之說，朝鮮宣祖實錄卷壹壹葉拾肆，作萬曆十三年。如東征遊擊許國威與

國王問答之辭有云：

國威曰：關王廟（註六）甚多靈異，國王須加尊敬。上曰：關王某時有神助之功？某時封協天大帝乎？國威曰：太祖朝，有陰助之力，故封武安王，（註七）萬曆十三年，封協天大帝也，

按祀典，宜仍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見萬曆實錄四十三年五月戊午。今清稱帝君，蓋遵奉明神宗加封典冊，亦以從衆望也。據錢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七載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廟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遄歸，王學士籍茅過別，述關聖帝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關爺莊，壬辰冬，亡兄無咎病劇，無咎徒跣詣帝，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綫血胤，男女未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徼惠於帝，無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無咎願終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二十四日，長女光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兄子之鳳生，無咎捐金修廟，斥三楹爲七楹，崇臺綽楔，巋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無咎故不願有子，而亡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己子而長兄子。」撞鐘號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浙，六月，無咎子殤，亡兄子頭角嶄然，如有神相，今年無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詔介衆。

據此，可見當時敬祀關帝之甚。又據碑文作者，謂關帝爲上帝耳目，如云：

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閭浮提，孝友順祥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修羅衆，則憂。帝君，上帝之耳目也。

此亦當時之傳說，據蒲松齡聊齋誌異卷一考城隍一則，卽與此傳說有關，因原文太長，故不錄。順治十三年丙申廣東韶州有關壯繆現身之說。

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順治丙申年五月二十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觀。二十三日，二十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尙書李棲鳳，親詣廟祭

焉。〔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士禎使粵，著皇華紀聞，追述壯繆現身事更詳。又紐琇觚賸亦記壯繆一則云：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梁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寘燈檠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衆皆拊掌大笑。

梁清標，崇禎癸未進士，仕清後，至兵部尚書，故曰梁司馬。而此司馬座中，既羣然以壯繆爲共話之資，亦可見壯繆予清人印象之深。

大學士張文和公……公得子遲，祈夢於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公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爲兩個字，此字法也。」已而果然〔袁枚子不語卷二十一〕。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申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遇閏中秋，曰閏月，遂蒙聖恩，擢拜國祭酒，於是乃悟玉兔重生之義。語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池北偶談卷二十二〕

按：前門關帝像，據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四載：

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焚，小者今香火日甚。術亦奇矣。

黃天和金壺七墨亦記之，謂廟爲三楹。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載京師前門外侯廟有一對云：

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
梁又記此聯爲左忠毅劾閹時所上，乃請命之詞，非表章之語。按左氏對聯，中間既以虜爲言，則清人入關後，自必不能再用。後來乾隆中，好事者爲製一聯云：

數定三分，扶漢室，勦魏伐吳，辛苦備嘗，未了平生事業。志存一統，佐熙朝，伏寇降魔，威靈遠振，只完當日精忠。〔徐錫麟熙朝新語卷十五〕
此四十二字，今各省縣村鎮關廟，猶往往見之。又按，清人之敬祀關帝者，尤以科場士子記事爲最多：

秦澗泉大士，乾隆壬申狀元，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關帝廟，有「靜來常把此心捫」之句。疑已有隱隱，而神傲之云，然時自訟，終不解也。及試，欽定賦題松柏有心，以題爲韻，第四段忘却心字未韻，閱卷大臣，俱未檢及。上指出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始悟神已先示之矣〔熙朝新語卷十一〕。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歲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宮，大魁天下。〔履齋叢話卷十三〕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曾宿關帝廟，夢一人屠狗，而去其心，又一人殺牛，而去其首，皆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戊去心爲戊，牛去首爲午。〔同上〕

嘉慶戊辰七月望日，蔣竹浦封翁詣關帝廟祈籤，首句「羨君兄弟好名聲」。末句「巍巍科甲兩同登」。是科鄉試，封翁仲子琴史名慶均，與仲弟蕙汀名庭芝，同榜。閱六年，甲戌會試，琴史又與堂兄建堂名元封同榜。……又琴史公車至都，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有「彼此懷疑不相信」之句。果以提塘報塘錯誤，家中遲報十日。又琴史祈籤，有「萱堂快樂未渠央」之句。時封翁母陳太恭人尙在堂，親見兩孫聯登館閣，一時稱爲盛事。

〔熙朝新語卷十六〕

又紀曉嵐閱微草堂載果報三則：

劉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會真之嫌者，女有孕，爲母所覺，飾言夜恆有巨人來，壓體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爲妖也，授以彩絲，於來時陰係其足。女竊付所懼，繫關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得之，撻其足幾斷。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臥，不能起。皆曰：污蠱神明之報。〔卷二〕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名則不見於史傳。致元魯貞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其靈亦最著。里媼有劉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關帝香案前，夢周將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卷五〕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對神尙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則惡矣，天道有過而殛惡，其聽汝巧辯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快快如有失，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卷五〕

又子不語卷十三記荆波宛在一則云：

本朝修相國，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修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修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修入拜謁，大爲修葺，今煥然獨存。

按：修相國即孝懿仁皇后父修國維，國維子隆科多，憲宗詔旨中有舅舅隆科多之稱，見雍正初奏本及王氏東華錄。隆科多嘗以演義爲言，且妄擬諸葛，前文已記之，茲國維信奉關帝，又如斯之甚，則是彼父子是否亦得力於小說，此點似可不必煩言。又檢子不語卷五更記有「鬼神欺人以應切數」一條，此條錄出，合前後所記觀之，可以看出清人於關帝，固又無事不與。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欲糾常熟無錫兩邑民爲亂。有點者某，知其無益，而難於相禁，乃號於衆曰：「某村關帝廟甚靈，盍禱於帝，取周將軍鐵

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爲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衆也。先禱於神，聚衆投刀，刀浮水面，如蕉葉一片，衆驚，即日揭竿，起者數萬人。俄而，王師至，剿絕無遺。

凡此之類，書不勝書。他如順治題本中，則嘗有顯聖平寇之奏，以及關廟志內清果親王等關於關帝靈感之記事，實不勝舉。迨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更奉有上諭一道，特尊關帝爲忠義大帝。上諭載殿本三國志關羽傳。文曰：

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從前曾嘗奉世祖皇帝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

（註八）

上諭內，所稱世祖朝封關帝之事，據檔案順治十一年五月初九日禮部尚書胡世安題本作：

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多「關聖」二字。至是乾隆帝因方力倡名節，如起首卽曰「志節凜然」。故特拈出「忠義」二字，且又鄭重言之曰「義烈忠誠」，改尊關帝爲「忠義大帝」。此種用意，不外爲鼓勵臣民忠義之用。

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爲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生平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公之年六十時也。〔子不語卷十三〕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於刀繩水火，念樂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婦人自戕，倣而爲之，多娶姬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能死。但腎脈斷矣，頭彎背駝，偃僂如熟蝦，匍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曾見此翁。〔子不語卷六〕

以上兩則，因與鼓勵忠義有關，故並錄之。至鼓勵效果，則深入閨中。

水筆韓郎中聖秋，姬人某氏，好臨摹晉唐法帖，獨廢鍾書。韓詰所以，對曰：季漢正統，關侯忠義，而斥以賊帥，狂悖極矣。書雖工，抑何足取。

〔厲鶚玉臺書史〕

閨中女子，亦曰「關侯忠義」。由此一言，可見「忠義大帝」四字作用，影響人心甚大。又尊崇忠義大帝之前，尚有避諱記事：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川舊刺史之廳，東有張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鏗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俗驛遞公文，避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爲飛遞故也。〔子不語卷十二〕

避諱之說，蓋卽與孔子並重之意：

關侯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爲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爲帝矣。〔履園叢話卷三〕

又檢竹葉亭雜記，清人於關帝又稱關瑪法：

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以關瑪法尙守不住，今遣老夫。」聞者掩口。此又熟讀演義而更加憤憤者矣。瑪法，國語呼祖之稱。

按：呼祖之稱，此實不可泛泛視之，祖者卽祖宗之祖，而彼等乃攘之，常人認他人作父猶不可，而彼等乃祖之，以此論之，則是以滿人而爲關帝子孫矣。所以彼中之冒關姓者，皆此之類。至若漢人於關帝之稱，曰「關爺」，曰「老爺」，則不免近褻。清人梁章鉅有言，此斷不可。

今吾鄆街巷，皆有關帝祠，有但呼爲老爺，皆未免近褻。卽士大夫無不知敬關帝者，而尙以當日之舊諡爲稱，亦斷不可。〔退菴隨筆卷十〕

又按：前條所引某侍衛，則嘗熟讀演義而憤憤，此憤憤者，固多有之。然不憤憤者，亦當舉例一言，金壺七墨卷二記參戎關仲因試行海運軼事云：

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檄委護送。時洋盜羣集山島間，素敬關帝，至

是，從山上望見糧艘纛旗大書關字，波浪烟霧中，似有人坐艚樓，一人侍主，持大刀，如世所繪關帝像者。羣盜竟羅拜，不敢犯。此又得力於三國演義也。而清人之假借大神，亦無所不至。於是敬祀之禮，更加崇極：

咸豐中，以蜀漢漢壽亭侯關公，靈應尤著，制詔禮官，晉之中祀。於是廟制與句龍棄孔子，侔盛比尊，牲牢舞佾，靡不登進。崇極大神之義，蔑以加矣。〔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九〕

按祀典，郊天爲上祀，故祭武廟曰中祀，與祭孔子同。總觀以上之記事，則清人所受三國演義影響之大，可以想見矣。

（註一）羅氏史料叢刊天聰年奏疏冊，其中許世昌敬陳一得秦本，無「先主漢高」等語。因知天聰年奏疏冊，已多刪削之處。

（註二）凡言三國演義之奏，清修實錄，均不採，似失本來真相。

（註三）據朝鮮宣祖實錄卷二百八葉三，奴兒哈赤又嘗自稱蒙古種，既稱蒙古種，則蒙古人之拜關聖像情形，亦當併記如下：甲編葉八五七，崇禎九年十二月宣大總督盧象昇奏……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戌時，據署殺胡堡守備高鸞稟報，前有省吉木合吉那兒木台吉，帶領夷目到邊乞款情形，已經塘報外。今本日早，有二小台吉隨帶王印並各夷目狼恰、討戶榜什、朝車兒等，帶領散夷三四百名，到於邊底稟稱，約定今日圍刀說誓，我們隨擲白馬一匹，黃犬一隻，前來插血盟誓。據此。隨蒙本協童副將，同都司蘭應魁康鎮邦，並講事各通官，俱到牆上，先將議定邊約宣諭畢，各夷拱聽，叩頭遵守。隨亦備黑牛一隻，烏雞一隻，請關聖帝君神像到牆，傍立大刀二口，下立腰刀四十餘口，擺設香案祀奠，用黃表寫二台吉並各頭目年庚誓狀一通，有各夷目圍刀盟誓，將血酒拋天，遍飲，願從今一意恭順天朝，出力報効。

同書葉八七〇，宣府總兵楊國柱塘報……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八日……據張家口堡守備劉洪猷稟報，本月初八日午時，蒙盧中府賀守道楊總兵與同本路參將許國元，同知屈必昌，撫夷都司馮紹祖及卑職等，親到市口臺上，在關聖廟祭祀，焚燒香紙畢，隨將夷人頭目歹青恰、七慶榜什、不對狍得器、阿什兔等四名，先行放進講誓，每年止許春秋賣馬二次，如過限罰馬，等情講明。各夷一一遵依；當立漢番字樣合同，即於關聖神前，叩頭發誓，圍刀三傳。

（註四）大明會典，生日之外，四孟歲暮，亦皆遣官致祭。

（註五）據謝肇淛五雜俎事部卷拾伍則云：王自唐以前，宋之有開，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又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三年，令有司品第前代功臣烈士以開，而關羽亦在其中。

（註六）此關王廟，在朝鮮漢城南門，萬曆二十五年四月己卯東征將士所建，曰南關王廟。其後朝鮮因東征將士之意，更於東城外建一關王廟，曰東關王廟，比南關王廟規模爲大。見朝鮮宣祖實錄卷玖玖葉叁拾及卷壹捌葉拾肆。

(註七)武安王之號，自宋已有之，宋會要禮二十上漢壽亭侯祠條：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惠安公，大觀二年，進封武安王。

(註八)此曰忠義，因之又更有挖改史籍一事，如正史〔涌芬樓本〕記關羽舊諡，則曰「追諡羽曰壯繆侯」，乾隆於此，以爲有隱寓譏評之意，於是殿本改之曰「追諡羽曰忠義侯」。